

清詩話

秋窗隨筆序

禮注云。詩者承也。承著昭哲之能。詩緯云。詩者持也。持契無邪之義。昔者穆叔拜鹿鳴之三。楚莊陳大武之六。子夏監素絢以起予。衛賜悟琢磨以告往。呂覽肇其四音。韓嬰厥有外傳。孫毓著異同之評。王基駁故訓之失。茲皆比興之支流。風人之別子。激揚雅訓。張設科條。後有能言。準斯爲例。吾友石亭先生。倦游京國。戢影瓜廬。蘊義懷文。情靈感發。遂爾扇辨囿之雕談。騁詩衢之逸軌。犁然有當於心。確乎其不得已。秋窗隨筆所由作也。夫秋凜淒清之氣。窗表匡居之名。筆者得意疾書。隨則匠心獨運。疏家例逐文以造義。達者每披文而見時。僕少溺篇章。長能論議。博觀約取。厥指數千。以高叟之固。釋絲衣爲祭靈星。以匡鼎之解。頤指關雎爲刺康后。楊柳雨雪四句。謝庭別有會心。鷄鳴風雨兩言。褚公不無偏解。請爲石亭增長波瀾。發揮理道。略申隅反。暢厥指歸。所以班史爲紀事之書。亦存樂志半卷。雕龍乃論文之籍。特著明詩一篇。鍾嶸持三品以程材。皎然頒十訣而示式。以古方今。比物比志也。斯論不

磨請以僕言爲先馬乎。乾隆四年歲在屠維協洽。寧月朔。堇浦杭世駿書。

古人書言簡味長。皆出於躬行心得之餘。故能明物察倫。苞含義理。使誦法者無以加也。後人僞作紛然。無識以照之。則鄭聲亂雅。生心害政。有不可勝言者。然亦各有所因也。若稗史。若演義。因而甚之。不自知其妄矣。因於易者怪。因於詩者淫。因於禮者窒。因於書者亂。因於春秋者武斷。於是乎文章爲天下裂。孰從而辨之哉。石亭覽古有識。能摘其妄。而是正。非特眼慧。亦其心清。吾知其讀破萬卷。必驅經史而反原也。豈止於此而已。乾隆五年歲在庚申。二月朔日。長洲夏一理書於澄觀草堂。

秋窗隨筆

西安馬 位石亭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今年余從京師歸里門。索居多暇。著隨筆一卷。半是秋窗風雨中
所成。聊寫己意。非敢尙論古人也。靄靄停雲。良朋闊絕。誰相知正
定耶。時乾隆己未八月初七日。

家語大有謬處。如孔子厄於陳。蔡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子曰。汝以仁者
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
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
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據孔子攝相。在靈公三十九年。三月卽去魯。
適陳。在陳主司城貞子家。靈公四十一年。至衛。卽有絕糧之厄。是年
孔子五十八歲。魯哀公之元年。吳夫差之二年。是年吳破楚。子胥未
死也。諫死在吳王之十三年。尙隔十一年。孔子何由先知其見殺乎。
後人僞作明矣。

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舊註爲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張伯起云。以今考之。月雖寅而歲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卽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是攝提乃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攝提貞于孟陬。乃言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謂太歲在寅也。貞于字可玩。愚按周正建子。楚奉周朔。則寅月乃當時三月也。何得曰孟陬。攝提原謂太歲。依舊註爲是。而孟陬非寅月可知。攝提貞于孟陬。猶言寅年之正月。歲雖寅而月未必寅也。蓋屈原或以寅年子月寅日生矣。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東方朔云。水至清則無魚。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乃是散文。全非頌體。

柳子厚謫龍說。可補入搜神記。

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前段有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等語。寫景頗極古峭。歷落。後又有過湘江緣染谿一段。與前略複。便不聳目。

河閒婦一篇。託辭比喻。何苦持論至此。傷忠厚之遺。編之集外。宜矣。恐

是後來文士僞作

羅文傳不及毛穎傳

蘇老泉權書論六國中有云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夫六國俱係封建非開創者何得云暴霜露斬荆棘要是借六國發議以刺時事

子瞻賈誼論云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乃姦雄作用非聖賢學問古之人汲汲行道不合則去無深謀機術若此如舉天下而唯所欲爲直戰國時蘇秦張儀商鞅之徒耳至於誼之立談痛哭未免少年剛銳激烈處所謂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方合聖人待價以沽之意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豈非確論也哉

竹坡詩話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座客淵明

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于是座客皆發一笑。按王質雲。韜紹陶錄。錄中栗里年譜。大元九年甲申。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則淵明有侍兒可知。閑情賦。或者其少作乎。然亦不可泥也。

石林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此論本之。昌黎送王秀才序。有託而逃焉之意。

宋玉九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跳而遠去。退之雜說。千里馬一篇。卽廣此意。而激昂感慨。同一寄託。黃帝之時。以鳳爲雞。楚人之國。以雞爲鳳。真而不以爲重。假而反重於真。可笑哉。前事見邯鄲淳笑林。後事見徐整通曆。

酉陽雜俎。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青蓮詩。盤中祇有水晶鹽。蓋用此。

洛神賦大似九歌

隋曲有疏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鹽。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聲。余秦人也。今關中語無以好爲鹽者。鹽殆唐方言耳。豈今人與千百年前異音耶。又按李肇唐國史補。關中人呼稻爲討。今則然。

又按陸璣毛詩疏。秦人謂柞爲櫟。謂蟾謂蚱蜱。爾雅捷爲舍人注。三輔以西謂蟾爲蜎。公羊傳注踊豫也。關西言渾。儀禮有司徹注。秦人謂畝爲桃。漢書序傳注。三輔說牛蹄處爲躑。說文宏農謂犇爲帔。周禮考工記注。秦晉之間。子之大者謂之曼胡。禮記內則注。秦人溲曰滌。此皆漢時語。攷今秦語。殊不然。

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鍾嶸詩品云。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

也。以此而推。聲律雖起於沈約。而以前粗已具之。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閒陸士龍。是五言律聯。江淹別賦。春宮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是七言律聯。此亦近體之發端乎。

嚴滄浪云。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名手超脫。固自不妨。不可爲訓也。

樂天白牡丹詩。折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瑤。二字或可倒用。不然。直湊韻耳。

謝詩池塘生春草。李詩胡蝶忽然滿芳草。蕭子顯所謂有來斯應。最不能已。須其自來。不以力構。

劉昭字字休明。論詩云。五言如四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可盡作詩用字之道。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云。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名言史。有歌詩千首。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惜其作不多得。名亦見嚴滄浪詩話。

人知陶詩古淡。不言有琢句處。如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詩固不於字句求工。卽如此等句。後人極意做作。不及也。况大體乎。

淵明有形贈影。影答形。及神釋詩三首。中句云。得酒莫苟辭。酒云消百憂。太白月下獨酌詩。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二公風流孤邁。一種曠世獨立之致。異代同情。

彥周詩話。武帝爲李夫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僕曰。因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余有句云。野曠招遠風。草木綠不定。

杜詩萬里戎王子。許彥周詩話作明玉子。云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按趙汭注絕域之花。久種中國。殆爲明皇寵任祿山。託喻之意。強解摭入。尤可笑。然必須何將軍園林有此。少陵方詠以託興。究未詳何物。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彥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

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如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不似楊枝別樂天。海天兜率兩茫然。腸斷閨中楊柳枝之類。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迹。

又古詩上山采交藤。交藤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有采采芣苢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陸師農說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不知真有此意否。予謂詩人賦物。不過寫一時之情。豈必有深意。如古詩上山采薜蘿。按本草薜蘿。久服通神。與下山逢故夫。有何關照。又有涉江采芙蓉。豈芙蓉爲遺遠道之物乎。彥周此說殊穿鑿。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梁武帝評李鎮東書。亦云。臻此境者。難矣夫。

古人詩一樣者頗多。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與邵堯夫安得中山千日酒。酪然直到太平時同。許渾公道世閒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與滕倪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閒客滿頭生同。使遇皎然。定入偷語偷意詩例矣。此不過一時用意相類。非後人鈔襲者比。所

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卽自己亦常犯太白春風餘幾日。工部驛驪
開道路。皆重見集中。

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
香山下頭。子瞻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愚謂此格不專出樂天。唐人中
極多。如去年花裏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
衰草馬頻嘶。又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
是也。卽子瞻猶有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溼面春風
雨。去年花落。在徐州。對酒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
風露下。嚴滄浪所謂扇對是也。

雲溪子曰。杜舍人牧楊柳詩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
郎中邁云。陶令門前冒接羅。亞夫營裏拂旌旗。俱不言楊柳二字。最
爲妙也。如此論詩。詩了無神致矣。詩人寫物。在不卽不離之間。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只依依兩字。曲盡態度。太白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
青。何等含蓄。道破柳字益妙。若雲溪所論。則是晚唐人詠蜻蜓云。碧

玉眼睛雲母翅。輕于粉蝶瘦于蜂。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亦得謂好詩耶。

范攄云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云。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詩云。惟愁更漏足。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云。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雍詩云。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以類而推。如陶靖節高人隱士之操。而有閒情一賦。宋廣平鐵石心腸而賦梅花。韓昌黎有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范文正有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皆偶然遊戲翰墨。不得以常例論也。

竹坡詩話。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偏開兩靨。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

溼亦用此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蓋
燕脂燕支皆可通用。燕支又山名也。所謂失卻燕支山，使我婦女無
顏色。

虞美人草古稱虞妃所化。聞行人唱虞美人曲，則兩葉搖動，按拍而舞。
或唱他辭，則寂然。沈鷺詩：應恨拔山人不渡，託根芳草到江東。益部
方物略記：蜀中虞美人草，予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爲歌氣所動，故
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娛字雖可通，遂失命名之旨
矣。

唐詩歌舞中多用靴字。張祜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舒元
興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太白詩：吳姬十五細馬馱，青
黛畫眉紅錦靴。杜牧詩：舞靴一任傍人看。按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
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鞞靴。想當時妝飾如此。

唐時始有紫薇。宋時始有蠟梅。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始有之。有白蓮泛舟詩及種白

蓮詩。

姑熟有李太白十詠。而明月泉獨遺焉。見墨客揮犀。亦猶蜀中海棠無子美詩也。

昌黎送石處士詩云。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包括北山移文一篇。

昌黎古詩勝近體。而近體中惟湘中酬張十一功曹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諸作。矯矯不羣。可以頡頏老杜。他如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妒歌童作豔聲。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鳴篴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唐諸人莫及也。近體中得此。所謂已探驪龍珠。餘皆長物矣。退之七古有絕似太白處。讀者自知之。

退之古詩。造語皆根柢經傳。故讀之猶陳列商周彝鼎。古痕斑然。令人起敬。時而火齊木難。錯落照眼。應接不暇。非徒作幽澀之語。如牛鬼蛇神也。

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令我神往起青鞵布幘之思。

韓翃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崔峒清磬度山翠。閒雲來竹房。常建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君。楊敬之碧山相倚暮。歸鴈一行斜。此等句無點煙火氣。非學力能到。宿慧人遇境。即便道出。唐山人球漸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蘊藉有致。

李昌谷詩。錢塘蘇小小。白香山詩。揚州蘇小小。

長吉善用白字。如雄雞一聲天下白。吟詩一夜東方白。薊門白于水。一夜綠房迎白曉。一山唯白曉。皆奇句。

秦王飲酒詩。羲和敲日玻璃聲。不知有出不。抑自鑄偉辭。

五粒小松歌。有云當是五鬣。鬣訛粒。非也。五代史鄭遨聞華山有五粒松。可證不訛。所謂新香幾粒。洪厓飯。新香可飯。或者松子乎。

少陵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人。太白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風神搖漾。一語百情。李杜洵敵手也。

老杜夢李白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昌黎答孟郊詩。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同一慨然。而古人交情。於此可見。

太白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詩。妙在不說目前之苦。只追想宮中樂處。文章於虛裏摹神。所以超凡入聖耳。

樂天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與謫仙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異曲同工。

少陵浣花溪裏花饒笑。青蓮武陵桃花笑殺人。玉谿東風爲開了。卻擬笑東風。李敬芳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岑參羞被桃花笑。看春獨不言。各有意致。

最喜王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李太白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及張祜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又李嶠山川滿目淚沾衣。得言外之旨。諸人用淚字。莫及也。義山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反無深意。魚元機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亦工。

李益詩。早鴈忽爲雙。驚秋風水涼。夜長人自起。星月滿空江。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耶。

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不及岑參孤燈燃客夢。寒杵

搗鄉愁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全不似玉谿手筆。自爾出門去。淚痕長滿衣。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孤鴈又南飛。亦不類丁卯作。二詩皆妙絕。通人真無所不可也。

柳公權與唐文宗聯句。周少隱云。責其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閒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不當如是邪。此論甚是。東坡嫌其有美無箴而續之。反失詩人諷喻之旨。

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閒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李山甫公子家。不知買盡長安笑。活得蒼生幾戶貧。唐人猶有詠蠶詩云。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此等詩。讀之令人知衣食艱難。有關風化。得三百篇遺意焉。

彥周詩話。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

好只是近黃昏。覺範云。我解子意矣。卽時刪去。余曰。玉溪筆墨照千古。豈因覺範一語減色耶。況李詩妙處何止斯二句。如韓碑直與昌黎平。淮西文並峙。不朽卽石鼓歌。無以加焉。尙有詠蟬五更疎欲斷。一樹碧無情。常人能道隻字否。世徒摘其綺辭麗句。而雌黃義山。不亦妄乎。謂其深學老杜。信然。

義山牡丹詩。用越鄂君。越字誤用。樂府中有越人歌。乃楚王母弟。越人愛鄂君而歌。鄂君以繡被覆之。非越之鄂君也。

溫飛卿詩。私帶男錢壓鬢低。考泉志。男錢徑寸。重四銖。懸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佩之生男。

石林詩話。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然亦何必深辯。卽不打鐘。不害詩之佳也。如子瞻應記儂家舊姓西。夷光姓施。豈非誤用乎。終不失爲好。

用成語最難。須要無痕迹。韋蟾詩。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

皆楚辭也。王荊公詩：一水護田圍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漢人語也。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便不相類。

徐凝廬山瀑布詩：子瞻厭其塵陋，有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句。按全唐詩話載張祜與凝同試，祜誦其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等句，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蓋其得意作也，而不見賞於子瞻。如太白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坡老安得不拜倒。按芥隱筆記云：凝用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子瞻非不知有所自也。用古亦有善否耳。

高仲武論郎士元詩云：可齊衡古人。掩映時輩，如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林。又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又莫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然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君冑豈能到。

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卽古詩所謂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熟精文選理者，可以讀杜詩。

羅鄴唯有春風不世情句。與許渾公道世閒惟白髮意同。然道破則無含蓄也。山谷詩。窗外青山不世情。卽祖此意。

和仲梅花詩。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余以爲梅時未有蝶。曾戲詠云。莊周無冷夢。不解到羅浮。後偶看梅。見雙白蝶翩翩然。尋香於疎枝冷蕊閒。始知蘇詩之工也。古人用事。不可輕議。書此以誌吾過。

趙松雪題秋胡戲妻圖詩云。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雖翻案新奇。失詩人溫厚之風。由末世人心不古。用意狙詐。而作此論。在秋胡當日。尙無是意。顏延之詩。直叙其事。故妙。

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丘尼者。張公嵇仲賦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穩步襯湘裙。從今不入襄王夢。翦盡巫山一朵雲。不及楊郇伯。伎人出家詩云。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二句工妙。

鄭谷月黑見梨花。佳句也。不及退之白花倒燭天。夜明爲雄渾。讀之氣

象自別義山李花詩自明無月夜與退之未易軒輊。

太白白髮三千丈。下卽接云緣愁似箇長。並非實詠。嚴有翼云。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詩正不得如此講也。

竹坡詩話。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煙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煙。如此卻似穩當。予謂非是。旣云夢中。則夢境迷離。何所不可到。甚言相思之情耳。一改邊字。膚淺無味。若易以處字望斷字。又太直。不成詩矣。詩以言情。豈得沾沾以字句求之。宋人論詩。吾所不取。唯嚴儀卿詩話是正派。

曾於涿州旅舍見土壁上閨秀題詩。筆法纖媚。有靜鎖春風燕子樓句。惜不記其全首。

李義山詩。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有雅人深致。蘇子瞻只

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有富貴氣象。二子愛花興復不淺。或謂兩詩孰佳。余曰。李勝。蘇微有小疵。既香霧空濛。月轉廊矣。何必更燒紅燭。此就詩之全體言也。

長吉詩。龍頭瀉酒邀酒星。范文正詩。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

李西厓麓堂詩話云。國初人有九言詩曰。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予謂此不過敷衍老杜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泊沈塘坳。何足爲奇。至於九言。則又有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爲妙也。

最愛王摩詰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之句。一往情深。高季迪顯得身如芳草多。相隨千里車前綠。脫化王意。亦復佳。余擬其意作送人絕句云。繫馬城邊柳。攀枝淚滿衣。願爲春草綠。一路送君歸。謝氏詩源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按招隱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詩蓋用此。故唐人詠蝶有今夜若棲芳草

裏爲傳消息到王孫。溫飛卿楊柳枝。繫得王孫歸思切。不關春草綠
萋萋。有何不可解。施所據者。揚雄方言。然以之解詩。未免穿鑿。

宋人有弔賈似道集芳園詩云。瑤房錦樹曲相通。能幾番春事已空。惆
悵舊時吹篴處。隔窗風雨剝青紅。紉字用得極新。蓋本昌黎敗壁剝
寒月也。

商邱宋冢宰竚窻廊偶筆。載同里太常侯公

蒲執

秋夜坐村中樹下。忽風

吹落葉。由耳邊過。公隨手取一片。就燈視之。乃古錢也。此說殊不解。
偶閱令狐澄大中遺事。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唐宣宗詔入禁中。以桐
竹葉滿手。按成錢。與前說相類。兩事可互證。

余病中偶見法華老衲詠棺詩。戲云。何不補足衣衾棺槨四首。老衲欣
然援筆而成。命之曰大歸詩。余亦和作。遂忘其病。時人以死爲諱。讀
此得毋大駭。然所謂死者。果駭而可避耶。詩並錄於左。兒女千行淚
點汚。著來寒煖不關膚。誰能立地明三事。漫說升天重六銖。翠袖明
璫長已矣。繡裳命卷得知無。早知一向爲黃土。虛費區分紫與朱。衣

越紵吳綾細剪裁。千條百結裹枯骸。閨中繡滿梵王字。原上飛成鬼
伯灰。不許鴛鴦棲並翼。任他胡蝶夢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欵枕鰥
鰥子夜來。衾誰信千年永不開。徒教骨肉隔黃埃。收回天上三春豔。
蓋盡人閒一石才。水土幾番灰卻了。山林又復斧斯來。還愁仙骨埋
難盡。碧落殷勤選玉材。棺女手卷然髮沐餘。竭來小有洞中居。渾如
護惜加窮袴。莫是隄防用檻車。螻蟻一生忙不了。牛羊他日此相於。
漆園再向枯體語。爲問王孫意底如。柳和云。披來已是四肢僵。誰與
身裁較短長。白骨幾根擎作架。桐棺三寸貯爲箱。永辭裘葛春秋換。
卻省晨昏著脫忙。重戀人生衣錦樂。熏籠應爇返魂香。衣一蓋長年
仰面人。夜臺從此不知春。葡萄豔覆三生夢。翡翠文遮累劫身。但有
漆燈時閃爍。更無玉體共橫陳。秋墳雨打歌蒿里。擁鼻骷髏得句新。
衾東園秘器作安居。匠斧經營慘淡初。千古賢愚從論定。兩傍兒女
總成虛。崔家尙有黃金盃。唐苑寧無白玉魚。獨是英雄戰場上。裹屍
馬革不關渠。棺皮囊臭腐豈知憐。玉匣蛟龍作套堅。黃土落時先露

角青燐明處不燒邊。狐狸跳嘯重扉外。螻螳奔馳複道連。縱是三生
得同穴。四層木板隔癡緣。榔

漁洋詩話。宋牧仲嘗於淮北旅舍見二絕句云。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
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水環。
舳艫人語夕陽閒。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宋題其後云。
新詩寫向黃泥壁。未許人閒識姓名。余曾見文衡山書一幅。字如碗
大。乃前一絕也。當是待詔詩。爲後人所錄。繇津漁洋未之考耳。

漁洋詩話內載某詩云。山田高於屋。牛在屋上耕。卽子瞻木杪見龜趺
也。

曾見徐文長畫折枝梅花題云。冰破古瓶何大酷。頓教人棄汝州窠。大
是別致。本集卻未載。

商邱宋八名鼎金。冢宰牧仲之孫。方伯穉佳之子。綺歲卽有詩名。與余
皆裴氏壻。曾記其有鴻鴈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之句。大似
北宋人語。惜不永年。又吳門亡友陸玉圃詩。煙樹烏初語。水村人獨

行風味不減唐人。

吳門程生樹字玉森九齡卽能背誦十三經注疏口如懸河博覽子史
有成入風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一時有神童譽惜年二十竟夭折
與余同庚曾共筆研時有倡和之作偶檢舊篋得其詩十餘首墨痕
零落回憶曩昔如塵如夢不禁慨然恐日久漫滅附記於此辛亥春
余游吳門將返白下送行云雨餘新漲莫春天放棹來遊葑水邊細
語不知清漏永簷花深夜落燈前放鶴亭東古寺前綠波如縠雨如
煙錦囊詩句留春色處處青山發村鷓夜火行船泊古塘濛濛初月
野花香分攜斟酌橋邊路煙水蒼茫暗綠楊雲樹迷離一望遙月明
水驛幾停橈夢魂長逐征帆遠直到秦淮舊板橋又寄懷云芍藥花
開憶舊遊一庭煙景赴離愁去年此夜金閨客風雨春寒水上樓連
牀午夜細論詩正是樓頭月上時可恨春光催返棹江南江北自相
思謝余寄端研云曾入山陰陣縱橫掃萬軍煙華猶可染松麝尙餘
薰銘勒追王粲詩成重紫雲他時奉積潤停筆想鵝羣秋日寄懷云

支硎春色映孱顏。共泛春波小棹閒。料得詩人遠相憶。梅花清夢繞
吳山。娟娟涼露入寒潭。空碧光開玉鏡函。兩地秋懷消不得。月明夜
夜滿江南。江上夫容映夕暉。蟹黃入饌味初肥。秋光最好重陽後。未
得乘風燕子磯。燈花幾夜爛雕盤。飛鴈傳情下羽翰。病裏得書心更
喜。開緘忘卻五更寒。壬子冬江北道中寄懷云。暖晴天氣稱江南。春
近唯餘夜半寒。知得遠懷偏過慮。翻疑風雪冷征鞍。毵毵垂柳拂清
池。連騎西風憶往時。此日不堪搖落盡。無由折寄別來絲。自寄此詩
後。越兩月即得凶信。一似詩讖。又記其佳句云。秋風一夜客先知。其
不永年有以夫。

杜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是古辭江南
可采蓮調。昌黎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
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焉。亦類此。古人拙處正自不可及。

義山詩。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橫陳二字見宋玉賦。古今
以爲豔語。楞嚴經有云。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作此注脚。亦稍寓微意。

長吉詩幽蘭露如啼眼。子瞻詩山下碧桃清似眼。各有妙處。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洛中花甚多。而獨名牡丹曰花園。有天王院花園。子蓋無他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花時張幄幕。列市肆。管絃其中。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江南亳州牡丹甲他處。藝花如菜。千種一畦。按其地本相近。故有洛中遺風。

牡丹開並蒂者。自昔有之。唐高宗宴羣臣賞牡丹賦詩。上官昭容云。勢如連璧友。心似嗅蘭人。明皇時沈香亭前木芍藥盛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豔各異。宋天聖四年景靈宮牡丹雙趺共幹。詔詞臣爲賦。蓋養之得其宜。則繁茂。花開雙頭。開變異品。理之必然。奚足爲怪。亳州王氏園牡丹。有並蒂一枝。白色。較他種尤鮮潔。咸以爲瑞。予乃述此告之。以破世俗之陋。

聞見後錄。韓退之與孟東野鬪雞聯句。有云。神槌困朱亥。古本云。袖槌。用史記朱亥袖四十斤鐵槌。槌殺晉鄙事也。余謂不必如此附會。此詩原作對偶語。上句毒手飽李陽。毒字虛用。故以神字對。若用袖字。

則毒字亦豈誤耶。蓋二字相類。或古本神字缺其垂脚。故疑袖字而爲是說也。

史記張儀列傳。苴蜀相攻擊。徐廣引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芭犁之芭。按芭犁卽織水茸。所以爲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據此。則芭字宜從草。後人入詩。皆從竹。何也。

施廕以王孫爲蟋蟀。余旣辨之矣。古文苑載王延壽王孫賦註。王孫猴類。則不獨蟋蟀名王孫矣。又羅隱秋蟲賦序云。秋蟲。蜘蛛也。皆文人偶然託興耳。如執秋蟲曰蜘蛛。便可噴飯。

杜三川觀水漲云。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河神縮水脈事。見魏書爾朱兆傳。

倪雲林詩品清貴。集中所載送葉道士東歸云。憶爾心如旌旆懸。相逢泖渚欲華顛。窮冬風景吾衰矣。落日煙濤思渺然。八詠樓前思舊宅。三高祠下覓歸船。棲幽定洗塵喧耳。剩吸東陽一斛泉。君到茅簷雨

溜懸采芝期我碧山顛。掀髯一笑非徒爾。隔世重逢豈偶然。沙渚展
聲歸御客。晚潮帆影下江船。爲予一話艱危際。雙淚沾衣似迸泉。曾
見其墨迹與此小異。可見古人亦再三易稟。非草草也。詩云。知爾歸
心似旆懸。語離悒悒歎華顛。夕陽墟落鳥飛處。江路煙濤思渺然。八
詠樓前尋舊宅。三高祠下踏漁船。入林更洗塵喧耳。好汲青溪一斛
泉。弭節相過雨溜懸。采芝期我碧山顛。掀髯一笑非徒爾。隔世重逢
豈偶然。沙渚魚鹽趁墟客。晚潮檣櫓下江船。向余一話艱虞意。雙淚
潏潏似迸泉。又有贈孫照云。孫郎危苦話難宣。醉舞酣歌似舊顛。語
別忽如千載隔。情歡猶復一潏然。山川鴻鵠猶呼侶。奴婢漁樵更轉
船。還憶娟娟劍池月。舊時照我酌山泉。次韻答謝士英云。旅汎沿洄
私自憐。詩囊酒榼度年年。夜深風雨孤村夢。波上琴書萬里船。豈謂
潔身從避世。未應非智苦憂天。長林幽谷饒芝朮。去餌靈苗飲澗泉。
中秋夜月明勝常年。良夫與景和攜酒至耕雲軒酣飲。及二更乃就
寢。十六日夜陰雲半天宇。月光或隱或見。十七日夜月已不如中秋。

月色朗澈。十八日暮雨作。至十九日不止。因賦絕句。八月山居秋廓。廓西風逗冷。侵疎箔。鳥銜青影暮飛還。細雨空庭桂花落。四月二十日過江渚茅屋雜興四絕句。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茅屋。一庭春草獨焚香。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宅山影。落日帆從何處歸。姑蘇城郭草茫茫。城外腥風舊戰場。花落空垣車馬絕。獨餘梁燕說興亡。我自無心何慢勤。愛憎加我亦從人。青山不改如如體。雪後陽生依舊春。泖渚人有遺余石酒卮者。小卮純古稱窪尊。尙帶荒煙溜雨痕。對飲不妨呼野老。捧持猶得倩山猿。留別曹元博。開軒清曠俯雲溪。門巷翛然桃李蹊。閒詠歡言襲春服。諛笑彼哉同夏畦。著論空齋聞鼠囓。望煙歸棹欲雞棲。客行忽忽歲期矣。思子幽情泖渚西。趨熱一首忘生趨熱赴燈蛾。眼底紛紛奈爾何。獨有元真無造請。冷煙寒雨一漁蓑。以上諸詩集中皆未載。想遺失者政多。不止此也。

余家所藏雲林自書清閼閣題云。家在梁谿寢底之里。以泥水自閉。柴

門掩於白日。藜牀穿而未起。棐几似練。甌香若空。傳癖書淫。聊以卒歲云耳。因戲效董體。寫其幻而賦之。草木萋肥。蔭草廬。芙蓉山下。是儂居。橫塘一夜來春漲。高閣蕭然讀我書。當與前詩補入集中。李中門巷新秋至。高梧一葉驚。似脫化淵明。欄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皆有言外之妙。

秋窗隨筆終

秋窗隨筆跋

秋窗隨筆。鮑丈以文所貽。余劇愛其中衣衾棺槨詩八章。旨趣深遠。因錄入叢書。作者爲杭堇浦先生詩友。集中有馬九員外遺命以宋刻習學紀言及大德本漢書相贈。屬爲佳傳。事亦足紀也。壬申仲秋。震澤楊復吉識。

福保按馬位字思山。陝西武功人。官刑部員外郎。思山貴公子。喜與寒士接。老蒼遇之。謂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也。詩品追摹李奉禮時與神合。年方壯。卒時人惜之。

乙丑十月廿五夕。復吉見明日。方內子。既明。生衣。

野鴻詩的

崑山黃子雲士龍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無所得于心而妄以告人者。謂之欺已。有所得于心而不以告人者。謂之私已。有所得于心而告于人。而人不我是者。伊誰之過哉。念自成童以迄于今。奔走海內外。罹三十寒暑。未嘗一日風雅離。殫慮研精。上下千百年風人意旨。竊自謂有獲。今老矣。將優游草墅以終焉矣。天下學士名流。援枹鼓于騷壇之上者。重趺而立。卒未聞有高異成一家言者。豈余觀聽之未遠。與抑風會之未至。與於戲。惜無有以風雅之的告之也。余既衰謝。不能有用。以彰明其說。大懼所的之不傳。以蹈私已戾愆。用是摭其所得。公之同志。噫。是編也。我其爲盛世元音之前導乎哉。乾隆二年閏九月九日。嚙邨一老識於郡西寓樓。導引之術。曰精氣神。詩之理亦然。能鼓漢魏之氣。擷六朝之精。含咀乎三百篇之神者。唯少陵一人。

古文自遷固揚馬至昌黎而結穴。詩自曹謝庾徐至少陵而結穴。不真不新不朴不雅不渾不可與言詩。

學古人詩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記誦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宜當于吟咏時先揣知作者當日所處境遇然後以我之心求無象於窅冥惚恍之間或得或喪若存若亡始也茫焉無所遇終焉元珠垂曜灼然畢現我目中矣現而獲之後雖縱筆揮灑郤語語有古人面目。

古人有負才而欺世者三家曹瞞氣傑驚而以詭異欺昌黎語瑰奇而以強梗欺義山韻宕逸而以荒誕欺。

孔子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成聖者也。杜陵兼風騷漢魏六朝而成詩聖者也。外此若沈宋高岑王孟元白韋柳溫李太白次山昌黎昌谷輩猶聖門之四科要皆具體而微。向有客問曰盛中晚名家不少而子必以少陵爲宗者何也。余曰儒家者流未聞去聖人而談七十子者也。詩有道統不可不究其所自。姑綜其要而言。風騷之外于漢曰十九首。

曰蘇李于魏曰曹劉于晉曰左阮淵明於宋曰鮑謝于齊曰玄暉于梁曰仲言于陳曰子堅孝穆于周曰子山之數公者雖各自爲一家言而正始之緒截然不紊。

有笑余者曰子宗杜陵善矣以彼處離亂之朝詩多悲怨今子遭盛世而則傲之母乃乖於義而違於俗乎余曰我非優孟衣冠之李崆峒也我師意而不師其辭彼以哀愁我以歡愉彼以感憤我以冲和何爲而不可哉。

又曰少陵度越諸子處安在笑應之曰十七史何處說起雖然余豈無說哉中晚不足較子安滕王閣詩膾炙久矣其閒雲一轉已趨卑下至末二句尤落熟調晚唐許趙諸人猶因之爲懷古捷徑近今心慕而手追者又何足怪不觀少陵秋興詩結云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於此同一慨歎霄壤縣絕子安如飢鷹垂翅少陵則神龍掉尾也若嘉州與少陵同賦慈恩塔詩岑有秋色正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四語洵稱奇偉而上下文不稱末乃逃入釋氏不脫

兪父伎倆。而少陵自首至結。一氣橫厲無前。縱越繩墨之外。激昂霄漢之表。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眼不高。不能越衆。氣不充。不能作勢。膽不大。不能馳騁。心不死。不能入木。此四者。作詩之大旨也。

大抵近代能自好者。五律則冠裳王孟。五古則皮毛文選。然不過遊覽。宴賞數韻而已。若夫大章大法。竊恐有待。至于樂府歌行。七言律絕。其所師承。則我不知。

昭明材本平庸。詩亦闇劣。觀其選本。多所未協。如機雲兄弟。休文安仁之徒。警策者絕少。而採錄幾無遺漏。若文姬悲憤。太冲嬌女。諸篇反棄。而不取。具識力者。自必有定論。故子美云。熟精文選理。精者明察之謂。理有是是非非之別。其意蓋教人熟察。而去就其是非也。苟無異同。曷不曰文選句。而曰文選理乎。後來者聞子美有是言。不揆其義。盡皆目之爲禁臠。黑白於是乎混淆。而胸臆無所持循矣。

昔以目學。今以耳學。人曰。文選我師也。我亦曰。我師也。人曰。梁陳靡麗。

不足學也。我亦曰：不足學也。而不知文選之外，梁陳之間，經天緯地者，正不乏人。

康樂謂世閒才共一石，子建八斗，我居一斗，餘則散之天下。今也不然。子建子山子美，各得三斗，餘以散之大曆已上諸公。下此不得染指。詩之淺深，有在一兩字內見者。如康節手抄少陵藍田崔氏詩，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醉字誤書好字，一時咸稱善。不知一字之間，風氣頓殊，妍醜迥別矣。

理明句順，氣斂神藏，是謂平淡。如十九首，豈非平淡乎？苟非絢爛之極，未易到此。竊見詩家誤以淺近爲平淡，畢世作不經意，不費力，皮殼數語，便栩栩自以爲歷陶韋之奧，可慨也已。

命題何者爲最難？一曰樂府。蓋古人作之者多也。詞意要必由中而發，不拾先進唾餘，寄託有在，方見我之志慮。方成吾之文章，且聲調又與古風異。一曰記事。太詳則語冗而勢渙，故香山失之淺，太簡則意闕而氣餒，故昌谷失之促。二者均有過不及之弊，非有才氣溢涌，手眼兼到。

者不能一曰咏物不達物之理卽狀物之情物理易明物情難肖有唐咏物諸什少陵外無一可者唯玉溪差得二三然少全作大抵才識淺者不能刻入正面取其省力易爲或比擬或夾寫如是而已雖雕文鏤采曼聲逸韻惡能切其繁而嚼其馘哉第正面易於窒礙窒礙復近乎猜謎則非空靈不可也空靈而後物情得由此推之青木也飛走也煙雲也山川也狀之無難事矣

杜之五律五七言古三唐諸家亦各有一二篇可企及七律則上下千百年無倫比其意之精密法之變化句之沈雄字之整練氣之浩汗神之搖曳非一時筆舌所能罄願學者先掃去胸中穢惡字調培養元氣徐看用力爲何如耳

七古歌行別有音節音節非平仄之謂又非語言可曉如搥鼓者輕重疾徐得之心而自應之手耳其法若何熟讀自明余有題鍾馗脫帽騎牛吹笛圖一篇云寒禽多苦音畫師多苦心志士坎壈不遇時能以粉墨鈎其深西河高堂縣古幃中有一人偉顏狀面深墨肩相望瞪目作

氣神光愉悅。壁黯黯兮風蕭蕭。魑魅魍魎來相招。烏衣束縛紅錦繚。倒跨牛背吹橫簫。脫我帽與爾曹。丈夫生無所成。成皓首。儒冠空戴復何有名。不貴挂童稚口。貌不重肖丹青手。春風春雨長蒼苔。閒隨黃犢去復來。落花飛絮相徘徊。青天茫茫歌一闋。君不知此老胸中未堪說。絕句字無多。意縱佳。而讀之易索。當從三百篇中化出。便有韻味。龍標供奉。擅場一時。美則美矣。微嫌有窠臼。其餘亦互有甲乙。總之未能脫調。往往至第三句。意欲取新作一勢。喝起。末或順流瀉下。或回波倒捲。初誦時殊覺醒目。三徧後便同嚼蠟。浣花深悉此弊。一掃而新之。既不以句勝。并不以意勝。直以風韻動人。洋洋乎愈歌愈妙。如尋花也。有曰詩酒尙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又曰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更淺紅。余童子時聞一二老宿嘗云。少陵五律各體盡善。七絕獨非所長。及年二十。于少陵五律稍有得。越數年從海外歸。七古歌行亦有得。迨三十七八時。奔走嶺外。五古七律始窺堂戶。明年於新安道上。方悟少陵七絕。實從三百篇來。高駕王李諸公多矣。因作江行漫興。於截句

中有云野燒燃來風作意。沙鷗飛起水無紋。又短鬢寒燈孤照影。江山千里爲誰來。又黃山脫有青精飯。身世商量歸不歸。及還家後題壁云。詩句不忘前代體。酒醺無恙舊家風。頗亦以爲有獲。然僅可與知者道也。

孟子繼二帝三王之道者也。然私淑者孔子。浣花繼兩漢六代之詩者也。然私淑者子山。孟子歿千有餘年。而退之出。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明以道爲已任也。浣花歿亦千有餘年矣。而今得其傳者。誰與。

凡詩有不足之病。卽以前人對病之法治之。病在怯弱。療之以陳思。病在蒙晦。療之以記室。病在清癯。療之以光祿。病在陳腐。療之以宣城。病在沾滯。療之以參軍。病在魯鈍。療之以簡文。病在淺率。療之以開府。若此者不可悉數。在學者審擇所處而已。

六朝中有不可學者四。不細意貼題。而摸稜成章者。一也。行文渙溢。而漫無結束者。二也。不本性靈。專以典故填砌。而辭旨不能融暢者。三也。對偶如夾道排衙。無本末輕重之別。可存可削者。四也。

少陵早年所作。瑕疵亦不少。卽以坊家選本而言。題張氏隱居云。春山無伴獨相求。旣云無伴。何又云獨。且伐木丁丁。山更幽句。亦弱。不貪二語。未免客氣。又不融洽。落下二句。無聊甚矣。早朝云。詩成珠玉在揮毫。湊泊不堪。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乃酬應套語。送張翰林南海勒碑云。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使。天遣幾時回。野館二句。狀景纖細。題與詩俱不稱。又不切南海。思亦未甚出新。若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不須聞此意。惻愴。生前相遇且啣杯。開宋人迂腐氣矣。蓋公于是時學力猶未醇。至入蜀後。方臻聖域。選家乃錄其前而棄其後。學者遂口相誦述。其天驚石破之文。反湮滅而不聞。悲夫。

客曰。詩之最難者。何體。曰。七律。曰。今之名家各體少。而七律多。反去易而就難者。何也。曰。未知甘苦耳。知其甘苦。則不輕作矣。曰。如子之言。知甘苦矣。試吟一律可乎。余遂出采石磯題太白樓詩。文章睥睨世無敵。湖海飄零氣不侔。六代騷場餘此席。一江春色獨登樓。爲君天特開青

嶂題壁人今亦白頭。猶有浣花祠屋在。懷鉛直欲錦城游。客茫然而退。一曰詩言志。又曰詩以導情性。則情志者。詩之根柢也。景物者。詩之枝葉也。根柢本也。枝葉末也。三百篇下迄漢魏晉。言情之作居多。雖有鳥獸草木。藉以興比。非僅描摹物象而已。迨元嘉時。鮑謝二公爲之倡。風氣一變。嗣後倣效者。情景參半。歷梁陳而專尙月露風雲。及唐初沈宋諸君子出。相與振興。元古崇尙清真。風氣復一變。沿至中晚。又轉而爲梁陳矣。宋以後無譏焉。

游仙詩本之離騷。蓋靈均處穢亂之朝。蹈危疑之際。聊爲烏有之詞。以寄興焉耳。建安以下。競相祖述。景純太白亦恣意描摹。至義山專求有娥皇英之喻。而推廣之。倡爲妖淫靡曼之詞。動以美人香草爲護身符帖。末學無知。又因之而變爲香奩體。世道人心。欲以復古難矣。夫詩者。心之樂也。濂溪云。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詞善則歌者慕。西崑之音。不能平其心。適足以助欲而長怨耳。噫。如義山者。謂之爲三百篇之罪人。可也。

詩固有引類以自喻者。物與我自相通之義。若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物我均無是理。莊生曉夢四語。更又不知何所指。必當日獼祭之時。偶因屬對工麗。遂強題之曰錦瑟無端。原其意亦不自解。而反弁之卷首者。欲以欺後世之人。知我之篇章。興寄未易度量也。子瞻亦墮其術中。猶斤斤解之。以適怨清和。惑矣。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何擬人不倫。乃爾。蜀中離席詩。上半酷倣少陵。頸聯云。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此乳臭語耳。雖從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二句脫來。薰蕕判然。若美酒成都堪送老。當鱸仍是卓文君。又入魔鬼道矣。隋宮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日角非太宗然也。前代之君亦有之。况二字究未能穩貼。明知先有下句。不得已借以強對。然只此一聯。語雖工而作意何在。唯韓碑一首乃爲可取。惜彼何人哉。軒與羲句。惡劣不堪誦耳。

人皆謂杜陵歿後。義山可爲肖子。吁。何弗思之甚邪。彼之渾厚在作氣。此之渾厚在填事。彼之風喻必指實。此之風喻動涉虛。彼則意無不正。

此則思無不邪。風馬之形。大相徑庭。奚待一一量較。而後知其僞哉。近今俊彥頗好比興。余恐惑于美人香草之說。亦爲侈淫妖冶之詞。而乖夫子思無邪之旨。不得不晰辯而極言耳。

南海賈胡。凡珠香瑪瑙木難珊瑚象犀之屬。以及質美而飾觀者。靡不寶諸裝橐。馱載以市人。選詩家亦然。代有風氣之升降。人有材質之異同。假令執一己之偏衷。而欲千百人之心思。盡有當于我。斷斷不能。好異者強欲自別手眼。胸中先立間架。合者存。不合者去。丹黃成帙。梓而授之於人。明我之識。見軼然而不羣。若此。噫。昔賢所謂兼長集善者。何與彼獨不觀伶人演劇乎。爲忠良。爲邪佞。爲歌笑。爲戰爭。爲榮利。爲單寒。使觀者眉動神移。不覺足高而手舞。如終日而摹肖一端。雖巧如弄丸。捷若舞劍。將掩面而卻走矣。何則。技不兼美。而故態同。目無改觀。而倦心生也。欲網羅前人之精蘊。必若賈胡而後可。某代也。取其所尙。某也。取其所長。如無一得有補於大雅者。去之可也。苟可存而稍有字句累於全篇。得以刪削者。選之可也。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

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篇刪其章，衣錦尚絅，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章刪其句，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句刪其字。

從搖颺而得者，其詩也。神從錘鍊而得者，其詩也。精從鼓盪而得者，其詩也有氣。

身置題內而意達於外，雖縱橫馳騖，不離箇中。身遠題外，縱意入於內，雖彌縫補漏，不免捉襟。

凡題贈送別賀慶哀輓之題，無一非詩。人皆目爲酬應，不過捃摭套語以塞責。試問有唐各家集中，此等題十有七八，而偏有拔萃絕羣之什者，何也？其法要如昌黎作文，尋題之間隙而入於中，自有至理存焉。近來求詩者，雅好鋪張，意必欲首先門闕，次述文章操行，末乃歸之於頌禱，則喜矣。詩家藉博名譽，爲之曲意，而周孔之風氣遂敗壞而不可收拾。若然，將題贈送別賀慶哀輓之題，各擬一篇，不唯可以流轉寰區，一生亦用之不竭矣。

作詩用苦心。不待言。造句時尙須用全力。以助其氣。庶字字立得起。敲得響。縱極平常淺淡語。以力運之而出。便勃然生動。

漢魏之詩。兩漢之文。似退之之文。子美之詩。似晚唐之詩。六朝之文。似叶韻母論。險易。貴推擠不動。易者尙新。險者尙穩。

鍾伯敬評詩。專求片詞隻字之工切。而不知大體。

宋元後題圖畫者。撇去畫字。只呆狀景物兩端。有天工人工之別。不應茫昧若是。蓋因真景。祇摹一面。易于下筆。畫景勢必並寫。難以構詞。故皆相習成風。去難而就易。雖題猶不題也。卽或有作者。中間將畫工丹青等字略帶一語。究未能得畫字神髓。此等題全要作意擒定畫字發揮。方見手眼。浣花題畫詩古今體不下百篇。無一首脫卻題旨。余向作題畫五排中有海月何年有。沙鳧盡日安。莫江元似練。霜樹不知丹。地借三湘闊。天然九月寒。疏鐘時欲動。零露料應團。數語雖乏佳致。于題義未相背也。近題畫鷹一首。請質之大雅。軒軒摩空翮。忽入堂楹內。四壁黯光晶。蕭瑟若野外。委形是何年。畫師阿爾裊。苟非大匠手。筆力何

超邁。至今天風入。如聞縑錠帶。金眸左右動。輝燿練光碎。亦知邊秋至。毛骨癢生疥。燕雀聲啾啾。思其轉睛快。聳身欲著人。座客悄懷退。猛氣莽崢嶸。颯與雲霄會。恭唯丹山鳥。大聖自仁愛。緜邈煙霧際。不乏梟獍輩。何由厲霜颿。搏擊清草昧。顧眄粉墨姿。陡覺雄心在。但免弋人篡。卷舒在千載。

浣花詩中拳拳于武侯。推崇至矣。綱目遂因之。而反魏爲漢。三峽君臣。得以光昭宇宙。微浣花之力。不及此。孰謂文章而無關乎世教邪。稱之爲詩史。信然。

詩不難乎起。而難乎氣。不難乎結。而難乎神。

趨巧路者材識淺。走拙途者膽力大。

好異者自欺。予聖者無教。

專一可以立基。泛覽可以兼善。

入死而不求生。自能有獲。升堂而復窺奧。始覺前非。

自漢以迄中唐。詩家引用典故。多本之于經傳史漢。事事灼然易曉。下

野 涉 言 自
逮溫李力不能運清真之氣。又度無以取勝。專搜漢魏諸秘書。括其事
之冷寂而罕見者。不論其義之當與否。擒剝填綴於詩中。以誇耀已之
學問淵博。俗眼被其銜惑。皆爲之捲舌伸眉。咄咄嗟賞。師承唯恐或後。
吁。二人志慮若此。其品操又安用考厥平生。而後知其邪僻哉。
賦詩先須做題。題不古。詩亦不必作。

詩有禪理。不可道破。個中消息。學者當自領悟。一經筆舌。不觸則背。詩
可註而不可解者。以此也。

樂府題義。有不必宗者。有不可不宗者。不必宗者。如行路難。獨漉篇。梁
父吟。有所思。古別離等篇是也。不可不宗者。如陌上桑。公無渡河。明妃
曲。祖龍行。山中孺子歌等篇是也。

詩猶一太極也。陰陽萬物。于此而生。生變化無窮焉。故一題有一義。一
章有一格。一句有一法。雖一而至什。什而至千百。毋沿襲。毋雷同。如天
之生人。億萬耳目口鼻。方寸間自無有毫髮之相似者。究其故。一本之
太極也。太極誠也。真實無僞也。詩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離

乎眞實無僞。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詩者若能隨境興懷。因題著句。則固景無不眞。情無不誠矣。不眞不誠。下筆安能變易而不窮。定故康樂無聊。慣裁理語。青蓮窘步。便說神仙。近代牧齋莫年蕭瑟。行文未半。輒談三乘矣。

纖巧乃詩餘。小說之漸。少年不覺。同聲附和。自謂得計。淪溺頽波。莫有一人援而出之。哀哉。

抱朴子曰。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賤者賤其悅世。貴者貴其傳世也。

韻有通轉。何也。音相同者謂之通。音不同者謂之轉。如一東通冬。轉江定也。

和韻人皆爲難。我獨爲易。就韻構思。先有倚藉。小弄新巧。卽可壓衆。然究不能成大器。聊一爲之可也。嚴滄浪云。和韻最害人詩。信然。此風盛于元白皮陸。本題諸賢。乃以此而鬪工。抑又何與。

初學時無論古今體詩。一題在手。先安排法局。然後下筆。及工夫粹精。

隨事隨物。流出胸臆。自成確當不可易之格。自有獨造未經道之語。夫盜者惡名也。然莊子所謂取天地之利者。謂之盜。則詞人文客。讀古聖賢書。而默師其旨趣者。亦不得不謂之盜。如詩之逸也。書之整也。易之奇也。禮之經也。春秋之正也。以及魯論之義蘊。孟子之機利。左氏之詞琢。馬遷之窈眇。班史之沈雄。學詩者若盡能盜而有之。奚獨讓浣花一老擅場千古哉。

應制詩不徒避忌諱取工麗而已也。體裁題義不可不講。魏晉以還。作者未能悉中規矩。至初盛唐法律始謹嚴。近觀宏博科山雞舞鏡。應詔誦詩。均未能領其旨趣。此題吃緊處。在一舞字。不從舞字發揮。則題之真意真神不出。余謹依韻賦擬一篇云。錦禽毛羽由來美。珍重年年不下山。明鏡忽如珠出蚌。清輝何異月臨關。回翔無那雄心動。表裏遙憐彩翮殷。栩栩有同夢勾引。盈盈曾識水灣環。分明玉殿來飛燕。彷彿雲屏出小蠻。瞥眼華裾飄上下。約身雕珮鬪爛熳。疾如風急花光碎。罷若大清電影還。丹距乍拳齊鵠立。繡翎旋整共鸕班。究誰凌亂空明裏。似

我文章掩映間。禁苑肯容烏遶樹。山梁敢忘雀投環。形廷干羽車書大。阿閣簫韶日月閒。三嗅免教賢者拱。九重長覩聖人顏。

後之不如少陵七律者。病有多端。起無氣。句有調。字不堅牢。意不排盪。對偶不靈活。情景不真新。當句自解。歸結無致。句中不見作者氣象。使事不免筆端拘滯。此數條所當猛省。

記誦實胸中。何患氣機艱澁。登臨徧宇內。自然心目開張。

晚唐後專尙鏤鑄字句。語雖工。適足彰其小智小慧。終非浩然盛德之君子也。韓柳之文。陶杜之詩。無句不琢。卻無纖毫斧鑿痕者。能鍊氣也。氣鍊則句自鍊矣。雕句者有跡。鍊氣者無形。

由三百篇以來。詩不絕于天下者。曰美君后也。正風化也。宣政教也。陳得失也。規時弊也。著風土之美惡也。稱人之善而謹無良也。故天子聞之。則聖敬躋。大夫聞之。則訐謨遠。多士聞之。則道義明。匹夫匹婦聞之。則風節厲。而識其所以愧恥矣。若夫月露之詞。勦襲之說。悠謬之談。穠纖之句。諛佞之章。有何裨益于世。教人心。而夫子刪詩之義。謂何。

詩貴乎溫柔。亦有不嫌切直。如十月之交篇中。歷斥其人而不諱。則杜老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非風人之義與。因是知溫柔者。詩之經。切直者。詩之權也。

凡詩中稱人姓。或以郡名。或以前人之名。號代之。最是庸鄙。如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之類。

憶余童子時。先子子命題紙爆。余傲于忠肅。咏石灰詩體云。萬疊鸞箋束此生。畫開天地半空聲。粉身碎骨非兒戲。要向人間鎮太平。先君子

愀然不懌曰。汝後若榮顯。必罹殃禍。不則名或可傳于世。而福澤涼矣。

稍長。作述懷詩。中有云。拚命酒盃消白晝。嘔心文字哭青天。二語。一時傳誦。此皆過于忿激。非風人溫厚之旨也。少年恃氣清剛者。可爲鑒戒。

古人特剏一題。作爲詩歌。蓋由情不自禁。言出乎中。有風動瀾回之妙。後人動欲摹擬。不闡乎理。卽滯于物。雖極意翻新。不能越其範圍。若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傅玄七林。皆規倣枚乘七發。猶未能高駕前修。今藝林之士。豈更有度。

越數公者哉。要之各言其志。或者不求似而反似之也。

世之學者。動以杜詩爲難解。不肯一過目。所呻吟者。非宋明卽晚唐。詎知薰染旣深。後雖欲進乎杜也。可得乎。說者謂學者當登高自卑。不可躡等。此言近是而非。道有不同故也。如上泰山由梁父而登。此之謂自卑。若歷鳧繹而冀造日觀之巔。跡之愈勞。去之愈遠矣。然則學杜者。當何如而可。余曰。檢杜之五律中。淺近易明者。如天河螢火初月畫鷹端午。賜衣咏物等篇。反覆尋繹。心目自明。門戶不患其不望見也。由此而進。歷階升堂。殆有期矣。余經三十年困苦中研出。故不得不以授人。學者能由我言而循序以進。始信登高自卑之自有周行在也。若舍杜而不由。如昌黎所云。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豈不惜哉。

向評三曹詩。孟德雖思深而力厚。然乏中正和平之響。而徒有強梁跋扈之氣。直欲凌轢三代。籠罩後世。務爲詰屈。以眩惑人耳目耳。余謂孟德霸則有餘。而子桓王則不足。若子建駸駸乎有三代之隆焉。

子建七步詩。在當時窘迫中構此。果佳矣。大雅則未也。末俗無知。喜其

易子入耳。往往家傳而戶誦。學者慎勿墮入殼中。墮則淪爲解縉唐寅矣。

偉長用虛字作骨。彌覺峭勁。七子中另自成一格。

茂先失于氣餒而不健。然其雍和溫雅。中規中矩。頗有儒者氣象。情詩雜詩等篇。不免康樂千篇一體之譏。餘若厲志諸什。斷不可以一槩掩之。

平原四言。差強人意。至五言樂府。一味排比敷衍。間多硬句。且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均無足觀。當日偶爲茂先一語之褒。故得名馳江左。昭明喜平調。又多採錄。後因沿襲而不覺。實晉詩中之下乘也。

清河亦長于四言。而集中和神當春。清節爲秋。天地則邇。戶庭已悠。四語。足以垂後。

安仁情深而語冗繁。唯內顧詩獨悲。云云一首。悼亡詩曜靈云云一首。抒寫新婉。餘罕佳構。昔人謂之潘江過矣。

太冲祖述漢魏。而修詞造句。全不沿襲一字。落落寫來。自成大家。視潘

陸諸人何足數哉。

景陽琢辭實祖太冲而寫景漸啟康樂在典午中亦可稱巨擘。

古來稱詩聖者唯陶杜二公而已陶以已之天真運漢之風格詞意又加烹煉故能度越前人若杜兼衆善而有之者也余以爲靖節如老子少陵如孔子。

光祿每多盛服矜莊之作填綴中不乏滯響然五君詠自當高步元嘉康樂于漢魏外別開蹊徑抒情綴景暢達理旨三者兼長洵堪睥睨一世。

明遠沉雄篤摯節亮句適又善能寫難寫之景較之康樂互有專長元暉句多清麗韻亦悠揚得于性情獨深雖去古漸遠而擺脫前人習弊永元中誠冠冕也。

簡文纖細不必言而雕繪處亦人所不及。

休文八詠文通雜體各創新奇後先爭勝二公歷事三朝自計行無可探復恐修名不立故作此以掩飾後世耳夫馬融之西第頌陸游之古

泉記。尙不免取譏于後。而况大節虧損。猶欲藉文詞以盜名。不亦難乎。餘詩亦未見挺拔。

彥昇孤峭蒼異。不墮頽靡。有足多者。

僧孺尖雋。固妨大雅。而慧心語時時錯出。亦足啟人智慮。

仲言屏棄駢辭。天機清引。造語新闢。惜少全作。杜陵所賞。亦只在吉光片羽也。

子堅承齊梁頽靡之習。而能獨運匠心。扶持正始。浣花近體。以及咏物。都從此脫化。

孝穆筆下有奇氣。往往多警拔句。堪與水部伯仲。

見蹟使事工富。第不由性情。悉皆無爲而作。義山師之。坐此病。

總持高于見蹟者。在流宕而不足之處。又在逐句作意。有妨義理。飛卿師之。亦坐此病。

子山看核乎六籍之文。探索乎百家之旨。故能摛詞橫溢。琢句堅蒼。其商調數章。洋洋灑灑。撻金戛玉。堪與謨誥並傳。光燄寧止萬丈而已邪。

設令子建復起，亦當坐公于子思顏般之間也。凌雲健筆，爲少陵所推許，有以夫。

越公贈薛播州數篇，高迴雅逸，纖靡掃盡。大業之朝，足稱首傑。觀者不以人廢言可也。

盧子行一氣清折，音節直逼初唐。

唐初伯玉雲卿諸公，獨覲法局，運雄偉之斤，斲衰靡之習，而使淳風再造，不愧騷雅元勛。所嫌意不加新，而詞稍麤率耳。

高岑王三家，均能刻意煉句，又不傷大雅，可謂文質彬彬。

襄陽得天真之趣，器識惜局于狹隘，可小知而不可大受。洞庭一首，是其別調。

太白以天資勝，下筆敏速，時有神來之句，而麤劣淺率處，亦在此。少陵以學力勝，下筆精詳，無非情摯之詞，晦翁稱其詩聖，亦在此。學少陵而不成者，不失爲伯高之謹飭，學太白而不成者，不免爲季良之畫虎。當時稱譽，李加乎上者，太白天潢貴胄，加之先達，子美杜陵布衣，矧夫後

起若究二公優劣。李不逮多矣。然其歌行樂府。俊逸絕羣。未肯向少陵北面。

昌黎極有古音。惜其不由正道。反爲盤空硬語。以文入詩。欲自成一家言。難矣。然集中琴操。秋懷。醉贈張秘書。山石。雉帶箭。謁衡嶽。縣齋。有懷數篇。居然大家規範。其露泫秋樹高。蟲弔寒夜永。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炤屋百鳥語。青天白日花草麗。此等句亦是不凡。近體中得敦厚雅正之旨者。唯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二語。若南山詩。非賦非文。而反流傳人之易欺也。若此。近作山莊述懷。次昌黎縣齋詩四十韻。附錄於後。山深氣荒森。谷峻聲哀咤。憂憂高雲鴻。離離大田稼。豎儒何慨慷。晷運屢徂謝。往昔涉風騷。名聲媿蘭麝。徐劉或抗行。庾鮑竊方駕。不憚珠頻探。常懷玉待價。酣謠四塞開。奇氣九州射。王迹再中興。詞場一小霸。直思綜舊今。於此考真詐。身賤語不揚。天清淚空下。室罹道蘊譏。朋遣仲堅罵。挾策走幽并。回帆踰杜灞。寧辭征路勞。敢戀端居暇。歷塊險摧心。逢人低折髻。蠻雷倒地生。蜃霓連天跨。晞髮扶桑陽。振衣

藐姑射。毒嘘鬼。虻沙。腥噉蝮。蚌炙。艱阻前賢嘗。文章大塊假。時還濡翰
毫。颺若凌嵩華。萬里客歸春。孤村犬驚夜。燃燈日。妻孥置酒集鄰婭。衣
縫綻。霜鞍指痕壞。雲靴糧資信空罌。瓜蔓獨縣架。存者日呼庚。亡人冬
闕蜡。幸同白壁還。絕類金鷄赦。開篋聲其羸。漏卮焉補罅。耕蠶忘夕晨。
襦褐混寒夏。醉卽漁樵隨。命無富貴借。人情老更疑。俗狀夢猶怕。寒巷
煦陽回。新王踐祚乍。鳳麟歛來游。猿鶴互相訝。版宇澤宣敷。野賢詔慰
藉。詎知蘿薜阿。獲覩軒羲化。叟稚熙場園。觴絃蔭榆柘。向山開竹扉。沿
澗累書榭。袁子肯干人。顏君休問舍。由來風概敦。不受飢寒嚇。空谷白
駒維。後車黃鳥迓。袞旒自聖明。齒髮非嬰姪。鈿黛已荒榛。北宮尙誰嫁。
昌谷之筆。有若鬼斧。然僅能鑿幽。而不能抉明。其不永年宜矣。嘔心之
句。亦亘古僅見。

次山傲偉長而有獲。應物宗柴桑而未純。

玉川好怪。作月蝕詩。以嚇鳶雛。寧不慮蒼鷹見之。而一擊乎。至七碗吃
不得也句。又令人流汗發嘔。

香山琵琶行。婉折周詳。有意到筆隨之妙。篇中句亦警拔。音節靡靡。是其一生短處。非獨是詩而已。

闔仙得名。偶爲退之一吹獎耳。考其平生所作。何足流傳。史遷所謂非附青雲之士。焉能施於後世。讀之爲之三歎。

飛卿古詩。與義山近體相埒。題旣無謂。詩亦荒謬。若不論義理。而只取姿態。則可矣。

曹唐游仙詩。有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溪無題詩。千妖百媚。不如此二語縹緲銷魂。

許趙諸人。專以字句取媚。而氣體日趨卑弱。且少完作。

皮陸如吃蒙汗藥。瞢騰而作嚙語。

務觀于宋。亦可稱正始。惜其流于淺弱。而無高渾磊落之氣。至臨終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二語。可謂庸中佼佼者。

子瞻不師古。而長于野戰。猶吾吳丹青家。見麤鉤硬皴。噴爲浙派也。

葉水心言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絀唐人之學。謂之江西。

派若七子者。但有金戈鐵騎之聲。而乏韶瀟雲門之響。如東坡云。今人學杜甫詩。僅得其麤俗而已。余嘗考其故。患在太粘滯於早年之作。若熟讀其入蜀以後諸詩。而味其神理。便無此病。

閻古古題漢高廟頸聯云。中興十世生文叔。後起三分託武侯。十四字如鐵鑄。託字有春秋書法。

吾師閩中金庶常潮。解組後。過余書堂。見鯨鶴。遂賦詩云。骨鯁原殊衆。何須飾羽毛。直思逼雲漢。猶想歷風濤。飛躍豈無意。升沉會有遭。從今脫羅網。吟嘯九天高。俗題雅稱。又能流露平生面目。直登老杜之堂矣。梅村八幻。甯無慙色。

詩三百篇。曷貴乎。貴其悲哀歡愉怨苦思慕。悉有婉折抑揚之致。蘊蓄深而丰。神遠。讀之能令人暢支體悅心志耳。

野鴻詩的終

野鴻詩的跋

野鴻先生布衣能詩。家貧好客。客至具鷄黍。有留榻者。則父子必終夜讀。曰我父子只有一被。供客無以爲寢。故且讀書耳。有某中丞聆其名。求見不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覲。野人門巷不輕開。品極峻峭。可揣而知。中年後成詩的一卷。龍標太白。昌黎東坡。槩爲麾斥。以下更不足言。其大旨宗尙杜老。確有師承。亟存之以振式浮靡。而資益風雅云。壬寅初春吳江沈懋識。

乙丑十月廿五日解方園主見